



本期策划

合肥冬色

□王士龙 / 摄
米肖 / 文



冬叶美如春花

夕阳西下的天鹅湖畔，风一点点凉下来，人们如蚁如鲫，一个个自身边急速而过。独独我一个闲人，将一棵棵黄栌挨个赏了一遍。

我可曾获得了什么？什么也没得。不过是被黄栌之美给震慑住了。

天鹅湖南岸的乌桕一年壮似一年，枝叶婆娑地殷红着，在它们身旁伴有低矮的晚樱。后者的灿黄绯红一如小号呜呜咽咽。所有此刻湖畔的树林，分明就是一支壮阔浩然的管弦乐团。银杏作为金光闪闪的中号，确乎吹出了绚烂的宇宙之音，是冬之圆舞曲最经典的乐章。国槐亦黄了，与香樟并肩。后者好比竖琴，一年四季俱流淌着沉稳的绿之乐章。到了秋深冬初，正是香樟这

份慈悲的绿，衬得乌桕的红格外明媚耀眼。世间万物似都有了一次新生。四季层层叠叠，忽荣忽枯，如涛如浪，春生夏长，秋往冬来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以往，每临冬季，总是抑郁尤甚。冬天日子短，太阳落山早，下班出得大楼，天已黑透。人穿行于巨兽般高楼间，格外孱弱渺小，如若顶了命运的黑布罩四顾茫然，一路踽踽独行，难免凄惶……所为何来，亦说不清道不明。近些年，命运的齿轮如常转动，它不曾给予我半分照拂，又何以日月交替了呢？大抵是天地自然日渐地唤醒了我——对于美的感知力。

近日，惊喜于翡翠路的万千变幻。一路浩浩汤汤，皆为大江大河般法国梧桐。高大蓬勃的树冠

黄绿相间，路灯骤然亮起，又平添一层炫目之彩。我们小小的人好比穿行在巴洛克式教堂五彩玻璃的穹顶下，众叶喧哗，隐隐约有唱诗班的颂歌流荡，肃穆又庄严。黄叶满地，每一片，我都是爱的，金子一样可珍可贵。

一名中年男子，总在固定的那盏路灯下搭个小铺子，迷你版火龙果整齐如数列。一个小喇叭循环播放着，十块钱六个。他克勤克俭的气质里，有一份永不疲倦的韧劲，时常将我打动。

一位网友言：所谓人间烟火，不过就是各自回家生火做饭。

生火做饭，难道不是世间的永恒么？如此朴素道理，我们总要活出一把岁数，方才领悟。

甚至，每日途经市府广场，连那一盆盆平俗得骇人的一串红，我也觉得美。火一样不灭，把一颗颗冷风中的心焐着，暖了又暖。

盛夏午后，常常在此地邂逅慵懒的洒水车，因光照与水雾的相互折射而成就出一道道彩虹。我不顾午后两点的溽热，偏要放慢车速，就为了追逐那一道道虚幻之虹。不是讲，看见彩虹的人一定有好运气么？

有时，我们甘愿做一头双眼被黑布蒙住的驴，围着命运的石磨转圈，并深信，走完千千万万圈，奇迹般的胡萝卜不请自来。这并非自我麻醉，而是怀有一种信仰。

